

行走纽约

◆ 黄政一文撰



■ 纽约:帝国大厦

去联合国总部参观的路上,经过一个高档社区,幢幢整齐的公寓很气派,开车的S师傅来美已十多年了,娶了一位台湾妻子,他对我说,这里住的大多数是富人,不过纽约市政当局从这个小区拿出了一定比例的房子作为廉租房,给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纽约人居住。一旦这些家庭或个人的年收入超出贫困线,政府马上收回房子,请你走人。这招也有为了选票的因素。他的一席话,让我有所悟,不管怎样它的最终目的是刺激那些人去奋进,去拼搏。

能在纽约呆上一周,那是一种幸运,一种幸福。白天面对狂轰滥炸的密集型培训,逼着我赶快与国际接轨。下午4点放学,给了我和同学们近距离亲密接触这个世界第一大都市的好机会。我与文艺社的W总和L总速配成三人行动组,开始了探访之路。

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打的去梅西(Macy's)百货公司的那天晚上,我们是在总领馆42街对面拦下一辆黄色标志的纽约出租车,开车的是黑人司机,“三脚猫”英语开道,司机七转八弯很快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。第二次再去“梅西”,碰着的司机更加贴心,抄了一条近路,一结账比上次还省了1美元。

我们怀揣着护照和印有总领馆地址的小卡片,放心大胆地参观、游览、购物、美食。

来到向往已久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我们只有三个半小时的参观时间,在一位旅美学者的指引下,我们只能抓重点看,欧美的绘画、雕塑、版画和照片是

重点;亚洲、非洲的展品只能匆匆一瞥。在中国展区,我驻足良久,看到了那些古画,中国的庭园,明式家具,那尊敦煌壁画更让我感慨万千。一路小跑式的参观,临近5点15分闭馆时间,我们看到了奥德尔神殿,那是埃及政府送给美国的礼物。

打车前往中央公园正是夕阳西下时分,在一个大喷泉旁的人口处,我们花了20分钟时间欣赏了三位美国街头艺人表演的爵士乐、舒缓的节奏让人放下脚步,安顿心灵。一曲终了,我掏出2美元轻轻地放在地上的一顶帽子里。那位萨克斯吹奏手看着我的眼神仿佛在说:“谢谢,朋友!”

在中央公园,我们估计只走了四分之一还不到的地方,但是已觉足矣,我们已经领略到了它的开阔、宁静,而且早已吸收了满满的富含氧离子的清新空气。我们任在夜幕下,穿梭在时报广场、五大道,尽情地欣赏,自己好像已融入了这座城市。

明天就要离开纽约了,这一晚我无法入眠。第二天4点多,我与W兄就起床,收拾行李,因为6:15要离开家赴下一个目的地——纳什维尔。当我们坐上车子时,天好像没亮还是很黑。一路上路灯昏黄,几乎没有行人。绕过一个弯,猛地发现有一个胖胖的披着厚警服的警察在指挥,再仔细一看居然是一位黑人女警察,哟,她上班还蛮早的。当车子驶上高架时,天亮了,曼哈顿仿佛也苏醒了,而对面上道上顿时出现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打着前车灯的车子,正风驰电掣地朝城里开去……

风情

澳洲人家

◆ 沈人伟

乘坐游艇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湾内的一条河上游览。这条河连接着南太平洋出海口,沿河两岸建有许多豪华别墅。通过别墅内透出的点点灯光,依稀可看到别墅的外形轮廓,有的娇小玲珑,有的高雅别致,有的豪华阔绰……俨然是一座座水上宫殿,在暮色笼罩下,越发显得妩媚动人。

结束了在河上的游览,我们又兴致勃勃地来到当地一户中产阶级家中参观,亲眼目睹这户人家的内部陈设和生活情况。这幢两层楼别墅紧挨着马路,它的外面有一个用铁栅栏围住的小花园。走进室内,赫然入目的是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。大厅中央是一个通向二楼的巨铺着地毯的楼梯,男女主人在家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。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名叫露茜,金发碧眼的她,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,身材略有些发胖。今年44岁的露茜原来是一

名护士,如今,她已经当上了祖母。男主人叫佩雷,曾是一位船长。佩雷长着1.70米的个头,小肚稍有些隆起。只见他上身穿一件蓝色的短袖衬衫,下面穿一条灰绿相间的裤子。这是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,他们有两个儿子,但并不住在一起。

我们参观了这里的房间。房子是新装修的,底楼有四间房间,分别是厨房、餐厅(约有三十平方米)、书房和客厅。厨房是开放式的(和餐厅相连),地面铺着大理石,厨房内摆放着洗碗机等现代厨具设备。一个约二十平方米的书房内摆放着沙发、写字桌、书柜等。只见书柜里面摆放着许多照片,书房墙上张贴着油画。底楼还有一个洗衣间(约有八平方米,放着两台洗衣机)、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小的储藏室。在室外院子里,还有一个小的游泳池。

二楼有四间卧室。这幢别墅是65万澳币。要是离市中心稍远一些的房子,价格则要更便宜一些。



■ 弗莱姆小镇之一

履迹

挪威:天人合璧的胜境

◆ 杨云棠文/摄

挪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,是最具北欧风情的国家。上个冰河时期冰融时,内陆的山谷被巨大的冰川所冲击,于是,就形成了许多秀丽的海湾,其中,以盖朗厄尔峡湾、松恩峡湾、哈当厄尔峡湾、里琴峡湾等最负盛名。挪威素有“峡湾之国”的美称。

在中途火车越海拔1222米山峰,经过挪威最高的铁路车站芬瑟(Finse)站。在米达尔再换乘山地观光火车。在候车时,遇见许多异国旅客,其中77岁丹麦老者主动要求与我们合影留念。“再过几天,我们要去哥本哈根”。“欢迎!欢迎!”“也欢迎您到中国上海旅游”“谢谢!谢谢!”对话十分欢快、融洽。

观景火车穿梭于峡湾山谷之间,沿途悬崖绝壁一晃而过,终年皑皑白雪的山脉,在车轮下滚滚而过,它竟被我等凡人踩在脚下,不由得赞叹起这一天造地设、鬼斧神工之景的神奇和挪威人聪颖、睿智创建的精妙绝伦的观光线路。

这一景观铁路亦为世界最陡的景观铁路,火车由海拔886米的山区,陡降至海拔3米的峡湾。全线沿途穿过无数山洞,河水切过深幽的峡谷。瀑布奔腾而泻,远处半山腰上扮山妖的在手舞足蹈,斜坡上散乱的小木屋,一

切都如诗如画。这是挪威山地最天然,也最震慑人心的著名旅游路线,这不是天人合璧的伟大杰作吗?

漫游松恩峡湾。松恩峡湾享有“峡湾之后”的封号,两岸被冰河切割成千奇百怪的山形,怎么看都像是一部大自然的杰作。

登上豪华游轮,饱尝这条世界上最深、最长海峡的美丽景色。在船头的甲板上,享受着凉爽的天气,清新的空气;享受着大海脉脉的温情;享受着蓝天、白云;享受着海水的湛蓝,山峦的翠绿;享受这里一切的宁静、恬静、寂静以及心底的沉静。

第二天早餐后,走近布里斯达冰河,这是欧洲大陆上最辽阔的冰河。冰河的形成需要上百万年的漫长岁月,冰川的深度从几公里到数十公里不等。

我们搭乘电动车盘山而上,欣赏着壮阔的白雪中泛着淡蓝色的冰河奇景。途经悬崖、瀑布均为有惊无险,为了一睹神奇的冰河,什么也不顾了。夜归盖罗时,更是胆战心惊,漆黑之中盘山行驶,途经老鹰之路,精灵之路,国王之路,全程280公里。

第三天,走进维吉兰雕塑公园。它是以弗洛格纳公园的绿地、湖泊为天然背景,由挪威著名雕塑家古斯塔夫·维吉兰用40年时间精心设计建造的,整个公园以人生为主题,用铸铁、铜和花岗岩三种材料雕成500多座雕像。导游还带我们去观看了霍尔门考伦跳雪台,它十分醒目地高高耸立在奥斯陆霍尔门考伦山上,是奥斯陆形象的一种标志。

面孔

披头士的诞生之地

◆ 陆海光文/摄

利物浦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默西河河口,与爱尔兰隔海相望。它过去在英国具有很高的地位,是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国际贸易大港。利物浦十二世纪还只是个渔村;十五世纪中叶发展成为与爱尔兰实行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;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,它的贸易已扩大到西印度群岛,是贩卖食糖和奴隶的港口;十九世纪四十年代,造船业的兴起和发达,使利物浦一跃而成为国际贸易大港。

利物浦在十八世纪对英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,然而,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,随着经济的衰退,城市失业人口的增多,利物浦渐渐失去了往日的活力。如今,利物浦正在依托城市的文化积累而复兴这座城市。在爱伯特码头沿线,我看到许多新建的很有特色的购物中心、餐馆、酒店,足以证明这个城市在复苏。

我喜欢海洋文化。默西河畔的航海博物馆令我颇感兴趣。馆内展示了港口城市利物浦的发展与繁荣;从奴隶买卖到前往新大陆的数万移民,还有“泰坦尼克号”和“路西塔尼亚号”的沉船事件,在博物馆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利物浦的“澳克画廊”是除伦敦之外首屈一指的全英画廊。在这里我欣赏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荷兰近代名家的绘画作品,如德加、鲁本斯、伦布兰特的绘画作品。“澳克画廊”旁边的大型博物馆也很著名,馆内考古学、民俗学、自然科学的展出,在世界上获得过很高的评价。

利物浦市内有两座风格迥异、夺人眼球的地标性建筑物。它们分别是利物浦大教堂和城市大教堂。利物浦大教堂是英国目前最大的国教教堂,哥特式红沙石建筑,矗立在城东林木茂密的斜坡上。教堂内翼廊设计奇特,彩色玻璃装饰华美。这项工程1904年奠基,被两次世界大战中断,直到1951年才传出教堂钟声的轰鸣,1978年落成,可见建造的艰难。城市大教堂矗立在利物浦的北部。原计划建成一座仅次于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建筑,后因工程费用和战事影响中断六十多年,最终,这项工程足足耗费一个多世纪才于1967年完工。建成后的教堂为圆锥形大厅,上立一座高塔。主楼的黄色灯光与高塔的彩色玻璃相互掩映,色调明快素雅。

披头士乐队(BEATLES,甲壳虫乐队)是利物浦的



■ 利物浦码头



■ 利物浦“外滩”

城市名片和骄傲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由4个漂亮小伙子组成的摇滚乐队在利物浦横空出世。从此,一个神话诞生。披头士乐队无论在艺术性、商业性,还是影响力上都取得了世纪至尊和坐标的地位,他们之后的摇滚乐队没有一个能与他们PK销量、演唱会规模、粉丝的疯狂。1970年,披头士乐队尽管已解散,但在摇滚乐的歌迷中依然光彩照人。目前,利物浦正是利用披头士乐队的世纪影响力,开发了一系列文化旅游景点——介绍披头士乐队发展轨迹的“披头士故事城”;因披头士乐队发祥地而闻名的马修街、巨穴俱乐部;与披头士乐队演唱内容关联的彭尼小巷、草莓园;披头士乐队衍生商品的专卖店等等。

离开利物浦时,我有一种感悟:一个城市的文化积淀会使这个城市变得厚重和富有活力。